

快写人物

CHARACTER SKETCHER

任谁也想不到,侯孝贤再次出现在热搜上,会是以这样的方式。

光影巨匠,国际上最负盛名的导演之一,无可争议的大师。而今却阿尔兹海默确诊,剧组已经解散,新作品后会无期。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厄,侯孝贤和家人却意外平静。家属的公开声明中写道:“换个角度看,这段时间反而让我们家人之间朝夕相处,重新建立更亲密的关系,也恳请大家给予侯导与家人平静生活的空间。”

这是典型的、传统的中国人的思维,“焉知非福”,就和侯孝贤过去的电影一样:雕刻时光,书写边城旧梦,铸山煮海,拍摄最完美的镜头,最中国,也最世界。

68岁那年,他站在领奖台上,告诉所有人,自己拍了这么久,整个过程中只有一个念头、四个字:心甘情愿。

现代快报+记者 王子扬 视觉中国供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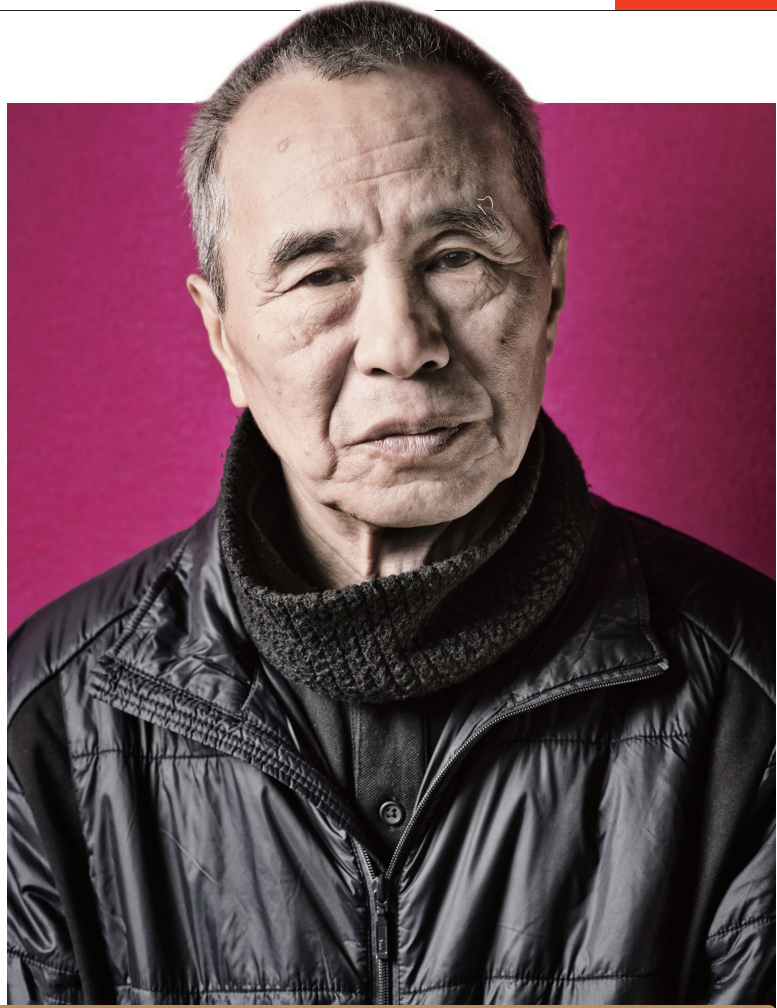


扫码看视频



侯孝贤

边城煮海



侯孝贤

旧梦

“阿哈”是广东梅县人,很小就被父母带到了台湾。

“阿哈”是浑号,家里几个孩子,他是最野的一个。

偷钱。一年级时,他偷了妈妈五块钱去买糖,剩下的藏了,结果事情败露,挨了顿打。

赌钱。过年时,他泡在城隍庙,“摇三六”赌骰子,差不多到中午压岁钱就一干二净。

斗殴。他和朋友们造了一堆铁管、标枪、武士刀,“阿哈”的威名就是那会儿真刀真枪打出来的。

“阿哈”崇尚侠义精神,不捣蛋时,他就跑到租书摊看武侠小说,新武侠的如金庸,旧武侠如《济公传》,都是学生时代接触的。电影也是。那时候他“谈不上对电影有兴趣”,但是“你不让我进去看,我就偏要进去看”。他的趣味,多在剑戟片如《宫本武藏》、西部片如《荒野大镖客》、武侠片如《大醉侠》,快意恩仇。

有一天,“阿哈”毕业了,他突然发现,没人再敬他这个浑名。在他工作的销售计算机的商店里,人们只会叫他的本名——侯孝贤。

穿西装、打领带,见人就递名片,这个叫侯孝贤的年轻人,每天迎来送往,忙忙碌碌。一个偶然,他误入电影圈,做了一个名场记。

在电影行业,他的任性性格,还有读过的那些书起了大作用。1975年,他写了自己第一个剧本《桃花女斗周公》。而真正带有侯孝贤印记的电影,出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。打通侯孝贤“任督二脉”的人,叫沈从文。

边城

1983年,侯孝贤拍摄《风柜来的人》。过往拍电影,他多是本能大于理论。和一群电影人聚会,其他人侃侃而谈,唯有侯孝贤无所适从。“我本来会拍的,被他们一讲,不会拍了。”

编剧朱天文出现,给了他一本关于沈从文的书,对,写《边城》的文豪沈从文。

侯孝贤回忆,他读完这本书后感动莫名,书中客观而不夸大的观点,让人感觉阳光底下不再悲伤,再恐怖的事情都能以人的胸襟和对生命的热爱将它包容。

从《风柜来的人》开始,他在寻找一种更深沉的悲伤,不带渲染,不带批判,将生老病死放置于阳光之下,如同住在边城的少女和狗,一尘不染地来,一尘不染地走。

1985年,他拍《童年往事》,他拍乡愁,他拍“阿孝啊,不要紧,你长大了就有办法了”;1986年,他拍《恋恋风尘》,他拍青春,他拍“哥,阿公说这是缘分不能勉强”;1993年,他拍《戏梦人生》,他拍生活,他拍“表演中的木偶就像人们,所以木偶剧也像生活”……

“我在‘知道’和‘不知道’之间有一种平衡感,在这部电影之前,我并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,拍完这部电影之后,我有时觉得‘太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了!’”这是沈从文给开的窍。

很多年后,侯孝贤依然会重读沈从文的传记,并把它推荐给儿子。他还一度想把这本书拍成电影,可惜太困难了。“沈从文那个时代离当下已经很远了,不管是当时人们的样子,还是观念。”

煮海

聊侯孝贤,绕不开《悲情城市》。这部巨作,至今仍是华语电影史上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。业界这样评价:“就像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微型图画家,神奇地绘制了一幅巨型油画。”

风起云涌的历史交叉点,十几个角色,各种语言、方言、口音纵横交织,娓娓道来一部意难平的史诗。故事讲述了四个兄弟的人生起伏。在日本占领时期,老大是地方帮派,老二是随军医生,老三是翻译,老四是失聪的照相爱好者。老大悉心耕耘的势力,在政商勾结的设局中被剔除;老二成了时局最早的牺牲品;老三被引诱、抓捕并残害至疯;老四难免受到牵连,不知所终……戏中人历经磨难,戏外侯孝贤的拍摄,也并非一帆风顺。侯孝贤后来回忆,因为拍这个片子,自己患上了长期头痛的毛病。

当时,这部片子的执行是几个年轻人,脾气不好。侯孝贤忍无可忍,毕竟少年时也是“江湖中人”,能动手就不吵吵。加上总执行制片跟美术、副导演有矛盾,剧组连着走了差不多十个人……“那压力很闷,牙痛,头痛,第一次头痛痛到我没办法,打头!”

侯孝贤跟电影较劲的样子,很像古代传说中“煮海”的书生:潮州儒生张羽与东海龙王之三女琼莲相恋。两人约定,中秋之夜在沙门岛相会。日子到了,老龙王舍不得闺女,放水淹岛。就在张羽一筹莫展时,有位仙女出现,教他用大铁锅煮海水,直至将海水熬干。龙王害怕,只能遂了张羽的愿。

2015年,一本关于侯孝贤光影记忆的书出版,书名叫“煮海时光”。

侯孝贤曾评价这个故事说:“意涵是象征的,表示这个人个性执拗、非常固执。我觉得这样的固执蛮动人。”

隐娘

侯孝贤的电影作品里“雄性”意识很强,但不代表他不懂女人。“我对雄性的这种象征,这种力气、样子特别有兴趣。”他在采访中多次谈到,“我觉得现在的男人越来越中性,今后女性一定会超过男性,这世界一定会改变的,绝对的。”

《刺客聂隐娘》就是一部拍女性的电影。饰演聂隐娘的舒淇,是侯孝贤的“御用”大女主。二十多年前,侯孝贤有意拍摄《千禧曼波》,那时他在电视广告上第一次见到舒淇。“我感觉她很吸引我,非常自在。”于是侯孝贤就联系到舒淇试镜。

舒淇是很有个性的女演员,拍摄过程中一直带着“你是大导演又怎么样”的酷劲儿。侯孝贤回忆:“整个片子,她好像都在跟我比剑术一样,她就是一定要做到,跟我较劲。”

“后来曼纳放《千禧曼波》我带她去,她看了就傻了,她没有看过自己在银幕上什么样……放完那天晚上,她回房,她说她对着镜子,一直流泪。那是她觉醒的一刻。”

如果说,《千禧曼波》是二十世纪末的《海上花》,那么《海上花》就是十九世纪的《千禧曼波》。两部电影故事不同,手法相异,但提到的问题是一样的,作为电影发生的那个时代,最年轻、最时髦的那批女性,她们的失意与倦怠,迷失与救赎。

侯孝贤执着于传递同一种女性形象——独立、自主、个性。他说,自己最欣赏的男性特质是刚强,女性的特质就是性烈。

这里还有一段趣闻。聂隐娘的另一位女主角是周韵,姜文之妻。当时角色还没敲定,侯孝贤去姜文家做客。姜文是个性很强的电影人,周韵在一旁作陪,气场不落人间。“我一看,就知道他们夫妻间的那种状态。她就是那种个性非常独立而且强的,是平等的。”

无心插柳,这个角色也定了下来。

余韵

《刺客聂隐娘》上映后反响剧烈。第52届金马奖,拿下最佳剧情片、最佳导演、最佳摄影、最佳造型设计、最佳音效等大奖;第68届戛纳电影节,侯孝贤凭借此片拿下主竞赛单元最佳导演奖。这是继王家卫、杨德昌之后,第三位获此殊荣的华语导演。

那一年,他说:“拍电影是我的工作、我的梦想,也是我一辈子永远做不完的。”然而8年后,因为病情折磨,他不得不“食言”。

最近几年,侯孝贤一直想做一部反映城市变迁的片子,就是那部未完成的《舒兰河上》。

侯孝贤借电影之口说自己,“一个人,没有同类”,这句话后来被人认为是他的电影通关秘诀。

孤独是真实的,但独行未必准确。从影五十载,侯孝贤的作品滋养了太多人。

贾樟柯说:“在中国人的世界里,只有侯孝贤才能这样准确拍出我们的前世与今生。”如果没有侯孝贤的解感,就没有后来的“站台”。

泰国导演阿彼察邦分享侯孝贤的电影,“有种特别的力量,能将观众带到一个不同的世界、一个不同的放松状态,在那里我们可以暂时放下自己”。

韩国的李沧东坦言,自己看完侯孝贤的作品,当即惊呼“这个导演怎么可能知道我的秘密”。自此才开始接触电影。

还有日本的是枝裕和,更直白地说:“当然我们两个没有血缘关系,但我始终认为,我就是他其中一位儿子。”

这种影响力不只停留在电影界。在拍《风柜来的人》时,侯孝贤提携了一个叫小李的年轻人,让他为这部电影写一首主题歌。那会儿的小李刚刚开始写歌,时过境迁,曾经的小李变成了老李。他叫李宗盛。

